

【書評書介】◎ 梁其姿

評介謝和耐著

# 《中國與基督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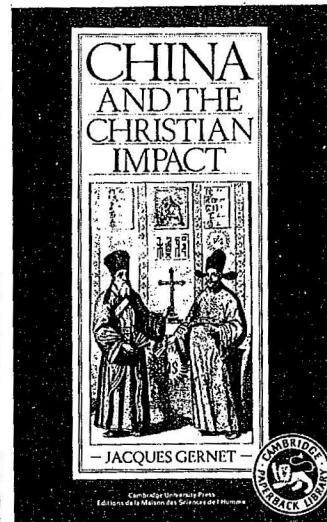
書名：*Chine et christianisme. Action et réaction.*

(中國與基督教——行動與反應。)

作者：Jacques Gernet (謝和耐)

出版機構／巴黎 Gallimard

出版時間：一九八一年  
頁數／三四一



法蘭西學院 (College de France) 漢學教授謝和耐這本書所處理的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明末清初到中國傳播基督教的耶穌教會教士為甚麼沒有成功？換言之，十七世紀的主要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到底存在何種難以克服的隔閡？

本書先述說從明末至清初，耶穌會來華教士如何從被接受到被排斥。作者認為最初雙方的接觸只是浮面的，教士以時鐘、地圖等西洋科技來吸引中國士人，並且苦學中國語言、經典等以取得士大夫的信任。同時他們借用中國古籍中的詞彙來翻譯基督教的觀念，但是這條捷徑無法避免許多觀念上的歪曲，例如「天」「上帝」等詞的借用致使教士誤以為古代中國人本有相信基督教的上帝的傾向。而中國士人卻因此以為這些西洋教士大致上近乎儒士，尤其是晚明東林派的士人特別同情耶穌會教士的反佛教思想，以為只要稍需時日他們自會放棄所信奉的「邪教」，成為真正的儒士。可以說，傳教士與士大夫在十六世紀末期的融洽相處乃來自雙方彼此的誤解。

但是這種友善的氣氛很快便惡化。一方面，歐洲的教會反異端的立場自十七世紀以後開始更為強硬；另一方面，中國士人對耶穌會教士的思想也有進一步的了解。事實上，這個趨勢在利馬竇（1552-1610）死後二十多年已相當明顯。一六一〇年代以後再沒有如李之藻（1565-1630，1610受洗）、徐光啟（1562-1633，1603受洗）、楊廷筠（1557-1627，1612受洗）等著名之中國士人因教士的影響受洗成為教徒。越來越多的士人認為教士所持之西方科技只是一種煙幕，他們的最後目的在於以他們的「邪教」對抗儒學，因此引起許多士人的反西學情緒。而在耶穌會教士這一方面，他們則更加抗拒為了適應中國風俗而要做的許多在思想上及行為上的同化或妥協。西方教士與中國士大夫之間的矛盾在十七世紀以後即日益尖銳。

此書的後半部（即第三至五章）主要在分析兩個文明之間的矛盾的三個不同層面：政治與宗教的不同關係、中國與西方道德的差異，以及中國「天」的觀念與西方「上帝」的觀念的分別。作者認為在許多基本的概念上，中國與西方的看法是不相容的：如西方的宗教可獨立於政治之外，而中國的政體是包涵所有的；中國士人以修身為要務，而西方人認為死後靈魂得救與否才是最重要的；西方肉體與靈魂的二元論、理性產生來自克服自然的概念，與中國「心」的觀念，及人性與自然不可一分的看法皆格格不入；至於基督教中抽象的平等論（在上帝之前人人平等）更難以在上下分明的儒家倫理社會中被接受；歷史感特強的、重視現世生活的中國人也難以理解耶穌這個既是永恆超越者、又是活在塵世的血肉之軀的歷史人物。這些基本觀念的差異，加上中國人拜祖先、禁止婦女出入公眾場所（因此反對男女一起同上教堂做禮拜）等並不相容於基督教道德觀的習俗，使得十七世紀的基督教無法在中國生根。

作者著力最深的，但也遭到其他學者最多批評的是他在最後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解釋兩個文明無法溝通的原因。他依賴語言學家邦方尼斯特（E. Benveniste）的說法，認為來自希臘拉丁傳統的西方語言所產生的思想精神範疇（catégories mentales），及中國語言所支配的範疇本來就無法相互溝通。可以真正了解另一種文明的只是少數的個別例子，如利馬竇及唐代的玄奘等。

謝和耐這本結構嚴謹、哲學性討論與史實分析並重的書反映出一個來自西方文化傳統而同時兼有深厚中國文化修養的學者的真切關懷，也透露出西方學者如要誠懇地了解中國文化所必須付出的心血。不過他最後把這其中的困難化約為語言的限制，並不能令讀者完全感到滿足，而且與書中其他豐富的分析不太成比例。話雖如此，在探討十六世紀以來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著作之中，至目前為止少有達到本書的深度者，以後學者無論從那個角度看這個問題，這本書都是必要的參考讀物。